

The Ideological Source of Pan Zinian's *Literary Theory*

Gong Ziwen

Abstract: Pan Zinian's book *Literary Theory*, is a series of speeches he gave at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around 1923 while teaching at Baoding Yude Middle School. After being compiled into a book, it was first published by Shanghai Beixin Book Company in November 1925. In 1929, it was released in the 6th edition and distributed nearly 50000 copies. In the era whe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was not yet booming, it can be said that this was a quite astonishing number.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n 1904, the course of *Literary Theory* has been explicitly proposed, which has led to a rage in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and other related books. The reason why Pan Zinian's *Literary Theory* was widely welcomed at that tim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riting background and ideological sources of the book. This article mainly has two writing ideas. Firstly, it delves into the refer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Pan Zinian's *Literary Theory*, and analyzes its furthe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Secondly, as a young intellectual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Pan Zinian's text also tends to integrate local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respond to the voice of the times.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Pan Zinian's book shows that under a certain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while accepting the diversified academic system of the West, the intellectual group has always maintained the spirit of skepticism, adhered to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ried to achiev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rtextuality, playing a good demonstration rol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Literary Theory*; Source of ideas; Transformation; Construct

作者简介：龚子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2021级研究生。

课题项目：论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3年度教师党支部“不忘创校初心、牢记育人使命、弘扬学科精神”后期资助项目“中原大学的实践精神与‘中国化’的办学理念研究（1948—1954）”成果之一。

文章引用：龚子雯. 论潘梓年《文学概论》的思想来源[J]. 中国新闻评论, 2023, 4(4): 8-15.

<https://doi.org/10.35534/cnr.0404002>

论潘梓年《文学概论》的思想来源

龚子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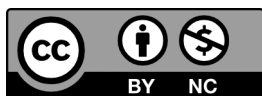
摘要：潘梓年的《文学概论》一书，是1923年左右在他任教保定育德中学期间，在文学研究会上系列演讲稿。编汇成书后，1925年11月由上海北新书局首次出版。1929年出至6版，发行近五万册。这在出版业兴起不久的年代，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数字。自1904年清《奏定学堂章程》出台以来，其中明确提出“文学概论”课程，由此产生文学理论等相关书籍编写、出版的热潮。潘梓年的《文学概论》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并在当时受到广泛欢迎，这与该书的写作背景及思想来源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主要有两条行文思路，其一深入挖掘潘梓年《文学概论》中对西方文论借鉴、转化的部分，分析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理论生发；其二探究潘梓年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一名青年知识分子，在其文本中亦有融汇本土思想资源、回应时代声浪的倾向。最后得出总结，潘梓年的《文学概论》显示出一定时代背景之下，知识分子群体接受西方多元化的学理体系的同时，又始终保持怀疑精神，坚持理论创新，试图在中西互文的基础之上，实现沟通对话的努力，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关键词：《文学概论》；思想来源；转化；建构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潘梓年1923年从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哲学系毕业，而后在保定育德中学教书。当时北大是最早正式开办“文学概论”课程的高校，授课人为姚永朴，最初命名为“文学研究法”，与其所持讲义《文学研究法》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书籍相去甚远。到了1920年左右，情况发生了改变。鲁迅先生在北大讲授文艺理论课程时，所使用的讲义就变为了厨川白村《苦闷的

象征》。这显示了大量译介的外来理论著作触发中国文论的自我革新，并直接促使其现代转型。对潘梓年《文学概论》产生直接影响的，主要是本间久雄《文学概论》和温彻斯特的《文学批评之原理》，二书分别于 1919 年和 1920 年初次传入中国。

“五四”时期高扬“人的觉醒”“重估一切价值”等口号也时时刻刻浸染着每一个置身于其中的青年学子，使得他们以全新的眼光审视传统，希冀寻求最佳的本土化答案。

一、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转化

潘梓年的《文学概论》由五个章节组成，附录部分收录四篇演讲，其观点与前五章基本一致，因此此处论述时仅作为例证使用，主要立足于主体部分的五章来讨论。在理论构建过程中，他倾向于吸收温彻斯特整体的篇章框架，而采用本间久雄《文学概论》中的例证进一步阐发或补充。

表 1 温彻斯特《文学批评之原理》与潘梓年《文学概论》之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Winchester'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an Zinian's *Literary Theory*

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s	《文学概论》
Chapter First: Definitions And Limitations Chapter Second: What Is Literature?	第一讲 鸟瞰中的文学
Chapter Third: The Emotional Element In Literature Chapter Fourth: The Imagination Chapter Sixth: The Formal Element In Literature	第二讲 内质与外形
Chapter Fifth: The Intellectual Element In Literature	第三讲 文学上之理智元素 第四讲 文学的变迁及派别
Chapter Seventh: Poetry Chapter Eighth: Prose Fiction Chapter Ninth: Summary	第五讲 文学的分类和其比较（分诗歌、小说、剧本三类）

（一）阐释文学本体

1. “求真情”

第一讲《鸟瞰中的文学》从标题可知，潘梓年采用对比法，在宏观视角之上给文学做出基本的定位，确定其学科属性，即文学与科学两相对比，分述其特质。这一点无论是在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还是在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中都有所体现，特别是温彻斯特，在第二章《何为文学》的讨论中，他直接指出二者的区别“文学者非谓其书中具有永久之真理而已，必其书之自身具有永久之兴趣焉”^①“此非他诗诉诸感情而论文则诉诸知识耳”^②。在常规思维

①温彻斯特. 文学评论之原理 [M]. 上海印书馆, 1927: 19-20.

②温彻斯特. 文学评论之原理 [M]. 上海印书馆, 1927: 21.

中,这两门学科的确相距甚远,因此很容易仅仅着眼于它们二者的相异之处而忽视其“同”,温彻斯特和本间氏都是如此^①。但潘梓年另辟蹊径,提炼出“求真”这一共同特点。开篇即言“人生可以说是在「求真的路」上走去的,这求真的大路有二,就是科学与艺术”^②,而它们一个求真知,一个求真情,落脚点不同,性质却是一致的。于是由“真”这一概念出发,又引申出关于“精”和“确”的讨论,这显然是潘梓年对于这一种对比法更进一步的独创。

2. 确立“间接”性

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知识”与“情感”之间的区别以外,潘梓年还注意到,文学具有“间接”性,其表现不可能如同公式一般逻辑严整又条目清晰。所以文学在表达时,往往需要还原一个情绪流动的完整过程,使读者身处其中,才有可能感受到作者所思所想。所以相对于知识来说,情感的“发表”尤其耗费心力,因此在这一点上,文学又多了一层“职务”,这一部分的讨论也是基于“文学是情感的表达”这一概念延伸出来的。为了辩证看待艺术的“求真”自觉与否,潘梓年引用了四种“文学的冲动”来辨明文学最初产生的目的为何,而这四种“冲动”,正是本间久雄在《文学概论》所援引的赫特生的观点,即“自我表现的愿望”“对人们及人们行动的兴趣”“对实在世界的兴趣”和“对格式的喜爱”^③。但潘梓年并不止步于引用,他由不同的冲动又分别归纳出不同的文学种类——“个人经验”的文学、“人人通常生活”的文学、“社会文学”“自然文学”,以及文学批评。

3. 文学“四要素”说

第二讲为《内质与外形》最能显示潘梓年对于温彻斯特观念的继承,在这一章节中,他引用了温氏最著名的“感情、想象、思想与形式”四要素说,认为“情绪”和“想象”构成文学的“内质”,而“组成的或风格或技能的”构成文学的外形,可以说他正是以这三个要素为构建本章的基本架构。

从内质方面来说,首先讨论的是“情感”,与温氏不同的是,潘梓年在论述“情绪”(也即情感)时,将这一概念从来源角度分为了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从客观方面论证时,引用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第二编《文学与时代》中所提及的泰纳的三要素。“十九世纪法国有个文学批评家名叫泰奴的,替文学定出公式来,以为文学是,甲,环境,乙,种族,丙,时代,这三个东西产

^①本间久雄. 文学概论[M]. 上海开明书店, 1930: 19. “换一句话,感情想象所产的文学,与那知识所产的科学,异点在什么地方呢?”; 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第81页“二者之用其想象多于幻想则其见事物之真象较其实在尤为明晰,而其所求于物者,一则兴会于知识,一则趣发于感情耳。然其关于事物之真实,二者正同。想象之发展自与感情相密合”,明显都具有将二者严格区分的倾向。

^②潘梓年. 文学概论[M]. 上海北新书局, 1925: 1.

^③分别可见于潘梓年《文学概论》的第13到14页、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的第93页。

生出来的”^①，他认为情感的确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环境、民族，以及整个时代背景的影响，此为情感起源的一个层面。另一层面则是就主观的“个性”而言，这一点也是与本间氏《文学概论》第一编第四章中所谈到的“所以使文学成为这样的个性的，是由于那作者的个性或人格的如何。再换一句话，是由于作者其‘人’的如何”^②基本一致的，但潘梓年又一步对此作出了阐发，他认为“个性”的表达始终无法脱离环境、种族、时代三个要素，二者是创生与被创生的关系，不同的个性源于不同的“处境”，由于构成因素的复杂，完全相同的处境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因此产生的各人的个性不同，对相同的事物产生各异态度便可见一斑。

对“情感”的探寻中亦有直接引用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的部分，即对情感价值的讨论。他举出的五种“合理或适宜”“生动或有势”“持续或恒久”“错综或变化”“品格和性”正与温氏在第三章《文学上之感情原素》中所划分的相对应^③。但他在此处也强调了自己更加认同泰纳的观点，这应当与其对新文学“为人生”的文学态度密切相关。

潘梓年对“想象”的讨论与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第四章《想象》基本吻合，都强调了想象具有创造性。这想象的过程为先从经验中抽取中某种品质，再施以增减，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形象来^④。同时潘梓年也吸纳了温氏以“梦”为喻来区别想象与幻想的方式，认为处于经验、逻辑之外的显然就非文学的想象，而为纯粹的空想^⑤。

从外形方面来说，潘梓年主要强调的为三点，即文字、章句和声调，尽管本间久雄和温彻斯特两本书中都对形式的定义有所探讨，但与此处并无太大联系。与之相反，这三点似乎更接近于潘梓年对古代文论的吸纳，下面将另辟章节讨论。但他对形式作用的重视，与温彻斯特的“作者不以情辞称者，形式之短也”这一观念也是相契合的。

（二）理论的生发与创新

在第一讲《鸟瞰中的文学》中，潘梓年从“求真情”继而提炼出“确”与“精”两种特质。在他看来“确”指代文学作品的普遍性，而“精”则指部分作品特别是优秀的作品所包含的“孤高性”^⑥。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情感，必定是人所共有的，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读者的接受与共鸣；而文学描写感情、情绪，往往曲折幽微、细腻动人，那么感觉迟钝的人是否能够在阅

①本间久雄. 文学概论 [M]. 上海开明书店, 1930: 110. “他以为文学的构成有三个要素，就是人种、环境及时代，三者缺一，便不能构成文学。”

②本间久雄. 文学概论 [M]. 上海开明书店, 1930: 53.

③温彻斯特. 文学评论之原理 [M]. 上海印书馆, 1927: 42.

④分别可见于潘梓年《文学概论》的第22到23页、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第64页。

⑤分别可见于潘梓年《文学概论》的第23页、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第67页。

⑥潘梓年. 文学概论 [M]. 上海北新书局, 1925: 2. “但在另一方面，科学和艺术也有它的「孤高性」；这孤高性是由于它到了精的地步。”

读中全盘接收,就要打上一个问号。故而“确”与“精”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它们可以分别代指内容(即所要表达之情之普遍)与形式(以文字间接诱发想象)之间的关系。

潘梓年不仅仅从这一点上论述艺术的“求真”,他还对“真”做了进一步的划分,从中提取出“真实”和“实在”两个概念,两者看似相当但内涵又大相径庭。由此出发,探讨艺术真实的特殊性——文学的高妙之处即在于“「散乱的真」整理成「清晰的真」”,所以选材、截取的过程非常重要。

第三讲《文学中理智的要素》与温彻斯特第五章《文学上之理智原素》题目基本一致,也都是以讨论文学中的知识原素为起点,但两人的角度截然不同。潘梓年分观察和表现两个阶段来论述“知识”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无论是在文学构思的心理阶段还是将之形式化的创作阶段,都需要“知识”的加持^⑦。但温彻斯特显然更强调文学作品中的“理智原素”需要情感将其贯穿,故而平衡二者关系是十分必要的^⑧。温彻斯特认为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起着决定其价值的作用,认同以“理想化”的方式增加文学所表述之价值,并以此为标准考察了写实派、浪漫派之间的区别。但潘梓年在强调思想重要性的同时,也对于是否应当在艺术中谈论思想作出了反思^⑨。所以他将思想摆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对文学来说既至关重要,又不可将此作为唯一旨归而过度强化文学的某些功能,如宣传、教化等。

第五讲《文学的分类和比较》,与温彻斯特第七章《散体小说》的开篇采用同样的叙述策略,即将小说与戏剧、诗歌作比较^⑩,附录部分《读诗与作诗》也是以这种方式为诗歌下定义的。不过两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潘梓年谈体裁分类,所以三种文体都有涉及,而温彻斯特主要论述小说的诸多特质,其余文体只是略微提及,本间久雄的第三编《文学各论》虽然也论文学体裁,但各分章节具体讨论。这种差异恐怕与潘梓年演讲的具体情境有关,如何在限定篇幅内涵盖丰富的内容,既凸显不同文体的各自特点又能使人明了,对比法恐怕是最为便捷、直接又逻辑分明的策略。

概言之,潘梓年在框架结构以及论述的相关概念上受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影响很大,而本间久雄《文学概念》中所列举的诸多例证在其论述过程中也得到了巧妙运用。因此可以说,潘梓年的《文学概论》正是现代文学理论向西方学习、初步转型并渐趋成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二、对本土化的自觉追求

在传统的文化背景中成长,潘梓年无法也从未与本土的思想资源相割离。而身为新文化运

⑦潘梓年. 文学概论 [M]. 上海北新书局, 1925: 32-35.

⑧温彻斯特. 文学评论之原理 [M]. 上海印书馆, 1927: 82-83.

⑨潘梓年. 文学概论 [M]. 上海北新书局, 1925: 36. “又有以为文学是工具, 是为的发表思想补救科学所不到的地方的, 这也是片面之见”。

⑩分别可见于潘梓年《文学概论》的第51-55页、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第127页。

动期间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时代的声浪呼唤着他前行的脚步。

（一）继承传统资源

潘梓年的《文学概论》除了引用古代文学为例来论述概念以外，对古代文论也有所吸纳。比如第二讲《内质与外形》中，他对“内质”的论述基本源自西方文论，但“形式”中对“文字、章句、声调”这三个部分的强调显然更接近于古代文论中的相关论述。再比如第二讲谈论文学价值时，举六朝文学为例，这些作品内容单薄但形式精美，所以也能“使得读者觉得其有味的”^①，这里的“味”，亦属于古代文论的范畴。

在《文学概论》第四讲《文学的变迁与派别》中，潘梓年分别论述中西文学史。他认为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学旨在“掘出一个人来，追求一个完美的「人生」”^②在谈论中国古代文学时，将其分为了两大类，即正统文学和平民文学。“平民文学”这一概念借用的同时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平民文学》一文，“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情”“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所以在潘梓年看来“平民文学”是“向着真正文学走去的”，表现人的真正的情感。但是在进行具体分类时，他将自“诗三百”“离骚”起的文学作品（其中大量是民间文学）都归为“平民文学”。这种从西方的理论出发、梳理本国文学史的方式，似乎映射着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倾向。传统文化如同禁锢思想的枷锁，不得不“破坏”“重估”。同时，在传统的土壤上生长，使得知识分子无法彻底摒弃传统，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很意识到，脱离旧文学谈现代文论不免空泛。因为新文学创作方兴未艾，失去例证谈理论，犹如空中楼阁摇摇欲坠。如何选择合理的角度比较中西文学、文论，实现中西交流对话，从而探索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路径，几乎成了一种不约而同的倾向。

（二）“人的文学”

身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浪潮之中，潘梓年的《文学概论》亦是对时代声浪的积极回应、对时代使命的自觉肩负。

第二讲《内质与外形》，重视本间久雄《文学概论》中所述的泰纳关于“环境、种族、时代”的观点。在第四讲《文学的变迁以及派别》中，认为在他看来“正统文学”逐渐囿于形式之累而失却内容的考量，而“平民文学”则“是向着真正文学走去的”。附录部分《文学是什么？》对“文学”所下的定义是“文学是用文字的形式，表现生命的纯情感，使人生得着一种常常平衡的跳跃”^③，这显然透露出的是“五四”时期“为人生”一派的思想观念。

①潘梓年. 文学概论 [M]. 上海北新书局, 1925: 44-45.

②潘梓年. 文学概论 [M]. 上海北新书局, 1925: 28.

③潘梓年. 文学概论 [M]. 上海北新书局, 1925: 67.

新文化运动尽管派别林立，但对于人性觉醒、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关怀却如同一根主线，隐伏其中。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①；文学研究会的代表作家如周作人、沈雁冰等人也明确提出反对文学为“消遣品”或仅仅用做“发牢骚”的工具而主张“为人而战”^②。

潘梓年在《结论》部分再次为文学给出定义：

文学是以情成为灵魂的，对于生活有了新意义，就又产生新文学；文学又能震荡人的思想，使人越发清醒；这就是说文学是表现人生，批评人生，指导人生的。这是又一句。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为学文的动机的只是表现人生；至于指导人生，批评人生的话，只是文学的功效，不能是文学的动机。

强调文学的动机在于表现人生，文学的功能则在于社会改良。潘梓年同时也强调文学为人生也是有限度的，应当淡化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而将涵养人之神思^③作为文学的主要职责，显示了启蒙主义文论家们始终将视线置于“人生”之上，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避免走入思维误区。这些具有强烈责任感的新时代知识分子都希望通过高扬“新文学”的旗帜，唤起“人”的觉醒，从而迎来精神世界的重构与彻底解放。

三、结论

综上所述，潘梓年的《文学概论》明显受到了在当时知名度颇高的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和本间久雄《文学概论》二书的影响，但潘梓年在行文过程中又从未摒弃传统资源，始终以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回应着时代的呼唤。他的《文学概论》既与传统文论一脉相承，又和时代思潮密不可分，他所吸纳的西方文论的内容，也以时代需求为准则进行进一步的取舍或补充，这样的写作姿态，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起到了示范作用。

①鲁迅. 南腔北调集 [M].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2014: 107.

②沈雁冰. 关于文学研究会 [J]. 现代, 1933, 3 (1/3): 36.

③鲁迅. 鲁迅全集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70.